

雨后蓝关

严维佳

已是夏至时节,古城西安的天气却时阴时晴,时热时凉,竟连着下了好几天雨。眼看雨后初晴,空气清爽,宅在家读《唐诗鉴赏》后,便想出去走走。

去趟蓝关古道吧!
导航显示,秦岭北麓蓝田县蓝桥乡的古蓝关距西安也就45公里,如上南绕城、入沪陕高速转蓝小公路,不消两个小时即可到达。

说走就走,驱车上路。“怎么想起去蓝田?”家人不解。“韩愈诗中‘云横秦岭家何在?雪拥蓝关马不前。’作为西安人,竟不知蓝关古道今何在。”

我话音刚落,只听“扑通”一声,车子一震,左前轮传来“咣咣”的声音,急忙下车查看,车轮已瘪,估计是雨后积水中的硬物扎了车胎,好在离家不远,只得约好友换车同行,再次上路。大家戏言,这真是“欲往秦岭寻古道,闻去蓝关车不前。”

车子在蓝田东出高速后,沿312国道商洛方向进山,途中远眺雨后秦岭,云横雾绕,远山如黛,近水含烟。进山后,又见怪石嶙峋,河水暴涨,林木滴翠。穿出一处垭口,前面豁然开朗,路边一块巨石横卧,石上书“蓝关古道”四个朱红大字。巨石右侧建有“蓝桥驿”木亭,亭旁蜿蜒上山的一条水泥小路便是“明月照蓝桥,千年商山路”,正是当年韩愈笔下“雪拥蓝关马不前”的蓝关古道。

据史料记载,蓝关古道北起咸阳,南极荆楚,经蓝田县城南七里火烧寨村上烧山、登七盘,到乱石岔、蟒蛇湾、鸡头关、风门子、六郎关,下十二等坡到古蓝桥,由古蓝桥经新店子、牧护关入商

洛,出武关到达秦岭之东南各地。历史上这里既是防卫来自东南威胁的最后一道关隘,也是争夺天下、出兵东南必经的第一要塞,极具军事战略意义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,五次出巡,有两次经此。自周以来两千多年间,经此进出关中,南来北往迁徙途经人流数千万,见证了金戈铁马的声震金鸣,商贾驮骡的风铃吹鸣,更留下了唐朝文人墨客激情咏诵的无数诗词歌赋,所以又被称为千年“唐诗古道”。

“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州路八千。欲为圣明除弊事,肯将衰朽惜残年!云横秦岭家何在?雪拥蓝关马不前。知汝远来应有意,好收吾骨瘴江边。”这首韩愈的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也许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,让蓝关古道声名远播、享誉千年的一首唐诗。

从蓝桥村驱车上山进入蓝关古道,到薛家村段全长约18公里,几乎都在秦岭绕山段。雨后的古道蜿蜒在层峦叠嶂、秀美壮丽的山脊之上,车道起伏大、弯道多,但沿途风景好。天空中,天高云淡,雨后的霞光透过云层照射在山石草木、新老村落之上,绿树凝峰,溪水潺潺,红瓦白墙,若隐若现。阵阵微风吹过,松竹摇曳,野花溢香。此时此景,竟与当年韩愈笔下的云横雾拥、路途艰险、肃杀凄凉之境形成鲜明对比,让人不禁触景生情。

韩愈是唐朝中期官员、文学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。他博学多才,思想深邃,治学严谨,其存世的700余首诗词歌赋、散文成语影响深远,被后人尊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。“业精于勤,荒于嬉;行成

于思,毁于随。”就出自韩愈的《进学解》,为劝业思行的警世名句。

他为官清廉,文武兼备,忧国忧民,敢于仗义执言,却屡遭贬谪,一生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。贞元十九年(803年),35岁已身为监察御史韩愈查访关中大旱,见灾民流离失所,四处乞讨,饿殍遍野,地方官吏却隐瞒事实,报喜不报忧,愤怒之下,为民申冤,呈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》:“请宽民徭而免佃租”,因言辞犀利,切中时弊而被陷害,贬为广东连州阳山县令,发配岭南。

元和十四年(819年),年过半百的他得知宪宗派使者迎奉法门寺佛骨舍利供于皇城大内,面对长安城掀起的信佛狂潮,毅然上奏《论佛骨表》,力劝宪宗避佛之祸,以免位促寿短,从而惹怒圣上,被贬为广东潮州刺史,并令其当日赴任。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正是韩愈夜至秦岭,蓝关遇阻,见到赶来同行的侄孙韩湘时,而前路漫漫,不知后期、悲歌当哭的真实写照。

三年前,我曾因公到过广东潮州,这块昔日的“蛮荒之地”,如今早已是商贸繁荣、经济发达、生活富裕的“海滨邹鲁”。尽管韩愈被贬潮州只干了八个月刺史,可如今的潮州人津津乐道的仍然是1200年前的刺史韩愈、韩文公。潮州城外的江以前叫“恶溪”,因溪中有鳄鱼伤人而得名。韩愈为民除害,设坛祭鳄,驱除鳄鱼,百姓从此将此江改为“韩江”。他兴修水利,加固江堤,除水患、兴农耕,后人将此堤叫“韩堤”。他兴学办校,教化黎民,“刺史出已俸百千,以为举本,收其赢余,以给学生厨饩。”他以工抵债,赎放奴婢,还奴自由,广得民

心。潮州百姓为感其恩德,自发修建了韩文公祠,并将城东笔架山改称“韩山”……

八千里路云和月,一世功德谁评说。也许在潮州人心中可能不知他“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州路八千”时的失落,也不知他蓝关道上“云横秦岭家何在?雪拥蓝关马不前”的迷茫,更不知他让侄孙韩湘“知汝远来应有意,好收吾骨瘴江边”的悲壮,但他却以“欲为圣明除弊事,肯将衰朽惜残年”的使命与担当将美名与功德写在了潮州大地上,千百年来被世人颂扬,后人缅怀,从而践行了他在《与孟尚书》中“仰不愧天,俯不愧人,内不愧心”的诺言。

雨后蓝关是古老的,周秦汉唐,雨雪风霜,二千多年历史长河冲刷不掉它厚重的文化积淀,数百首唐诗宋词记录下这条古道上多少风云际会、悲欢离合。

雨后蓝关是清新的,乾坤朗朗,晚霞如虹,微风送来的清气吹散了历史的阴霾,极目远眺,天空中是新时代政通人和、重现盛世的一抹祥云、一道彩虹。

雨后蓝关是不朽的,古道依旧,物是人非,相对于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,抑或是韩愈、白居易,注定是“我与春风皆过客,你携秋水揽星河。”而唯有蓝关不朽,古道永存!



鹤鸣烩菜

李渊源

吃烩菜的地方,藏在市区的一条巷子里。一路从团结路的正街拐进一条安静的小巷。走不远,便能看到不少卖烩菜的招牌。

我们去的时候,盛夏的闷热在黄昏橘黄的天色中慢慢消退。这个时候的巷子里摆出一副忙活了一天刚刚清闲下来的样子。那临巷子开着的几家卖烩菜的店,更是冷清得连个人影都瞅不到。看着那在幽长的巷子里,早早就打烩歌菜的几家店面,我们心急火燎地想啜一盒商洛烩菜的热情便凉下了半截。但来都来了,就住那忽然变窄的细腰巷子里再走了几步。一走过那纷乱的挂着卖烩菜的大招牌的门店,天地一下子开阔起来。在那巷子的右手边几个台阶下面,露出来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敞屋院子。一派“初极狭,才通人。复行数十步,豁然开朗。土地平旷,屋舍俨然”的派头。

走台阶下到平坦的院子里,在院子两边靠近屋舍的阴凉处,一边撑着个大帐篷,下面排出来两列桌椅,有七八桌客人围着桌子中央的那一大盆烩菜,正在其乐融融地品啜着从盆里或夹或舀出来的菜品。另一边单摆出来一排桌椅,三五零落地坐着几个剔牙唠嗑的散客。我们自然是往那人多阳火的地方去,在露天的敞屋院子里吃这家闻名遐迩的鹤鸣烩菜。

吃饭的桌椅也还讲究,梨花黄的桌子上,铺一张胭脂红的桌布。手放上去,桌面上干干净净,一点也没有有些露天大排档的桌椅上有那黏糊的油腻感。要了小份烩菜,主食有珍珠白的米饭,刚出锅的酥软馒头。我们知道商洛烩菜的汤水好喝,就既要了米也点了馍,好能泡馍泡饭的一饱饥肠。

菜上得很快,红艳艳的桌面上,端上来个小小一号的银灰色不锈钢敞口平底盆,盆子里盛着一盆汁水润泽的烩菜。那顶头压盆子的是今天的角子——一切到两指宽的五花肉片子。那肉片子是选的上好的五花肉,炖好的肉片子肥瘦分明,红白相间。拿筷子夹一块饱蘸汤水的肉片子,肉片子在筷子上上下下忽闪,弹性十足。咬一口,咸淡适中,汁水十足,肥而不腻,瘦而不柴。我还特地问我端菜的大姐这肉片子咋做的?大姐笑着说了一句:“卤一下,炖的时间长些。”盆子里除过酱红的肉片子,还有几个呈茱萸黄的鸡块,几片用鸡蛋和面挂浆后,炸得软嫩酥白的小酥肉。在几个肉菜下垫碗的是冬瓜、土豆、白菜、粉条、红萝卜、炸炸子以及洛南的豆腐干。

吃烩菜的院子在一个低于巷子几个台阶的敞院里,上面的巷子里时而人声鼎沸,下面的敞院里,食客们吹着摇头扇大快朵颐,两厢毫不影响。吃着吃着倒有一种文艺片子里,电影演到最后的部分,相熟的人们在那低低矮矮的巷子里,最后都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吃份烩菜,都能够细细地品啜生活余味的感觉。

我并不信商洛烩菜里的肉片子像大姐说的那样好炖。因为那大姐给我说的时候,她眼睛看着地上,笑吟吟的,表现出一副绝活盖不外漏的自适神采。那是一种技高不怕问的自信,也是一种能自如地把握生活火色的自适。我并不打算按照大姐给我说的那个一句话的商洛烩菜的绝密配方,去试制那炖得恰到好处的好肉片子。因为我通过大姐温和的眼神和词平气顺的回答就知道了,炖肉技艺的简单叠加并不等于一道有灵魂的美食。有灵魂的美食,正是在简单的技艺烹调下,经过最艰苦的练习才能成形。

我们把那炖得清香可口的烩菜吃到底朝天,才起身从那市井风味十足的烩菜大排档里离开。一走进那条小巷,周围的一切又恢复了来时冷冷清清的街景。再走一段路,来到正街,站在人潮汹涌的街道上,再回头看那个其貌不扬的巷子,根本想象不到那条小巷里还藏着家地道的烩菜馆子。再品啜嘴里那烩菜的余味,感受一下从清旷的院子里汇入街头汹涌的人流里的疏离感,就愈发觉得商洛的“鹤鸣烩菜”有几分“鹤在阴而亦鸣,鱼相忘而还乐”的韵味了。

黄花菜

金婧

前段时间,中国作协副主席徐贵祥在漫川古镇采风,我们几个当地人有幸作陪。有天一大早,他去当地菜市场感受漫川街市的烟火气,碰见一位模样俊秀、精明干练的少妇买了很多黄花菜,眼睛一亮,便上前与之搭讪,得知她是给法官镇某饭店买菜,少妇热情洋溢地诉说着外地口音的徐贵祥,到了漫川关就必须去法官镇转一转,相信他一定会爱上那个地方。徐贵祥本就想去当地文友吃顿饭,又看见对方脸上洋溢出的那种自信,便欣然和她互加微信,神秘地订了一桌饭菜,也正因为这个有趣的缘分,我们品尝到这有着故事的黄花菜,不禁让我想起了儿时关于黄花菜的故事。

20世纪80年代,父亲在当地中学教书,我和母亲跟随他住在学校。我依稀记得,学校靠北是一坎一坎的梯田,每个坎上长着长长一绺黄花菜,每年端午前后,黄花怀胎,绿绿的剑叶,金黄的花苞,把麦地变成一幅幅绿底黄花的美丽的图画,好看得很。

那个时候,粮食少得可怜,很多人一天只吃两顿饭,一到半夜饥肠辘辘,辗转反侧。听说学校里有的老师饿得实在受不了,就偷偷溜出校外,去坎上摘几把黄花,把用煤油桶做成的灶搬出户外,烧开水一焯,捞进钵钵里,用醋盐调拌,狼吞虎咽吞下肚子压压心慌。儿时的我一直纳闷他们咋就那么喜欢吃黄花菜呢,长大后,才渐渐领悟出其中的辛酸。

漫川法官一带,地势低洼,气温较高,水汽氤氲,生长的黄花菜针长色亮、肥厚气香,无论清炒凉拌,都馨香鲜嫩、爽滑可口,或配以荤菜,肥美细嫩、香而不腻,它不仅是席上珍品,还是补血催乳的佳品。农历五月,阳光灼灼,正是夏花芬芳的季节,千娇百媚中,黄花菜喜气盈盈地举着一枚枚金簪样的花骨朵,显贵露富。农人会在其绽放前采摘回来,或是做成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,让人大饱口福;或是将其蒸后晾晒,做成干菜销售。

远道而来的作家徐贵祥,对黄花菜钟爱有加,每顿都要点上一盘。其实,自古至今喜爱黄花菜的文人雅士很多。苏东坡赞曰:“萱草虽微花,孤秀能自拔。”清代大学士纪晓岚最爱吃黄花菜,但凡见到饭桌上有黄花菜,就手舞足蹈,兴奋不已。

现在,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,再也没人半夜去摘黄花充饥了,黄花菜变成了当地增收致富的“黄金菜”。听说漫川关李家坪村一位黄姓脱贫户,两口子特别勤劳,流转土地建起50余亩的黄花菜产业基地,每年5月,游客们开着车,携妻带子,提着竹篮筐,涌向基地采摘黄花,体验劳动乐趣。这让我的心向往,准备呼朋唤友结伴前往,一探究竟。

商洛山

(总第2478期)
刊头摄影 全玉民



三 婶

贺绪林

三婶的娘家在河南,具体在哪个县她说不清。她不识字,七八岁时被人贩子卖到了陕西,几经转手最终嫁给了三叔。

三叔家很穷,父母去世早,为了活命他去当兵吃粮。抗战结束后,他解甲归田,父母已经去世,两间茅屋也倒塌了,只好住在城门楼上打更为生。

那年月家家户都穷,三婶家尤其甚。三叔养了五个儿女,三叔一个人挣工分,加之家底薄,日子很难维系。三婶就出门讨要。三婶打小就讨饭,并不把讨饭当不光彩的事,每天夕阳下山,她挎着篮子满载而归,篮子里是粗细不一、黑白不一、大小不一的馍块。她碰见村里的娃娃就从篮子里取出一个馍块递过去,没有哪家娃娃不要的,娃娃们肚子饿呀。因此,三婶屁股后边常常跟着一群娃娃。母亲说她:“你讨要也不容易,还是紧着家里的几张嘴巴吧。”谁知她满不在乎地说:“明儿还出门呢,饿不着他们。”那时讨饭似乎成了三婶的职业。

晚年,三叔不幸患了中风,半身不遂,吃喝拉撒都靠三婶伺候。尽管如此,三叔的臭脾气不改,打是不行了,可嘴巴没毛病,一天到晚骂人,当然骂得最多的是三婶。三叔的一位表弟来看望他,便指责说:“哥呀,你这个臭脾气得改改,你把我嫂骂了一辈子,都这样了还骂!”三婶在一旁说:“他也是心烦,想骂就骂去,也沾不到我身上。”三叔去世后,三个儿子轮流照料三婶的生活,一人一年。三个儿子倒也孝顺,可三个媳妇不怎么样,特别是老二的媳妇表现得十分差劲,甚至指桑骂槐。老二怕媳妇,不敢言,甚至都不敢怒。那一年轮到老二照料三婶,一天三婶外出晚归,街门紧闭,她喊了半天也没叫开门。那一夜三婶在门外坐了一夜,所幸是夏夜。三婶喜欢跟人拉闲话,老人拉闲话

说的都是儿子媳妇孝不孝顺的事。一次拉闲话时,别人问三婶的媳妇孝不孝顺,三婶说:“可孝顺啦,每顿饭都是第一碗双手递到我手里,不叫妈不开口。”那人说:“我怎么听说你被媳妇关到了门外?”三婶拍着腿亮着嗓子说:“谁胡说哩,没影的事!我家媳妇待我比她娘家妈都亲。”又说:“媳妇每天都要出工,还要照顾一家老小,不容易咯,不敢谈嫌,不敢谈嫌。”这话很快传到了老二媳妇耳朵里,老二媳妇又愧又悔。自此,老二媳妇对待三婶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,老大、老三媳妇也向老二媳妇学习看齐。多年后,三婶驾鹤西去。葬礼上,亲族人给三婶三个媳妇披红挂彩,表彰他们对母亲的孝顺行为,一时传为美谈。

